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第591卷至第595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 (一) 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 (二) 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 (三) 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熟.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大般若經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夫心之用也，其大矣哉！動之則舛競聿興，靜之則眾變幾息，大之則充乎法界，細之則入於隣虛，故海嶽環區，心之影也；形骸耳目，心之候也；生死遭迴，心之迷也；菩提昭曠，心之悟也。三界唯此，寔曰難調；一處制之，斯無不辦。所以仍給孤之勝集、開等持之妙門，明夫定品克遷，心源允晏；沈掉雙斥，止觀兩澄。朋棲欲界之表、孤騫有頂之外，境焰滅而逾明、因枝翦而更肅，湛乎累盡，動與德會。故統之則一如，權之則二相，敝之則三脫，依之則四神，行之則五印，檢之則六念，聚之則七善，流之則八解，階之則九次，肆之則十遍。其餘四念、四等之儔，五根、五力之類，莫不亘諸禪地，藉薦乎根本；儲之定澈，磊砢乎邊際。譬泥之在均、金之在鍛，唯所用耳，豈有限哉！故能力味精通、神妙揮忽，日月上掩、川嶽下搖，身遍十方、聲覃六趣，水火交質、金土易形，殫變化之塗、出思議之表，具微妙定，不受快己之勝生；關惡趣門，而甘利他之獄苦。至有八禪分用、三昧異名，日旋星光、月愛花德，遊戲奮迅、清淨照明，或百或千，難階難極，咸資說力，具啟詞編。凡勒成兩卷，亦未經再譯。墨入禪祕，其誰捨諸！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十五靜慮波羅蜜多分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具壽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云何方便安住靜慮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應先入初靜慮。既入如是初靜慮已，應作是念：『我從無際生死已來，數數曾入如是靜慮，作所應作，身心寂靜，故此靜慮於我有恩；今復應入，作所應作，此為一切功德所依。』次復應入第二靜慮。既入如是第二靜慮已，應作是念：

『我從無際生死已來，數數曾入如是靜慮，作所應作，身心寂靜，故此靜慮於我有恩；今復應入，作所應作，此為一切功德所依。』次復應入第三靜慮。既入如是第三靜慮已，應作是念：『我從無際生死已來，數數曾入如是靜慮，作所應作，身心寂靜，故此靜慮於我有恩；今復應入，作所應作，此為一切功德所依。』次復應入第四靜慮。既入如是第四靜慮已，應作是念：『我從無際生死已來，數數曾入如是靜慮，作所應作，身心寂靜，故此靜慮於我有恩；今復應入，作所應作，此為一切功德所依。』

「此菩薩摩訶薩既入如是四靜慮已，復應思惟：『此四靜慮於諸菩薩摩訶薩眾有大恩德，與諸菩薩摩訶薩眾為所依止，謂諸菩薩摩訶薩眾將得無上正等覺時，皆漸次入此四靜慮，既入如是四靜慮已，依第四靜慮引發五神通，降伏魔軍成無上覺。』此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往昔菩薩摩訶薩眾皆修靜慮波羅蜜多，我亦應修；往昔菩薩摩訶薩眾皆學靜慮波羅蜜多，我亦應學；往昔菩薩摩訶薩眾皆依靜慮波羅蜜多，隨意所樂引發般若波羅蜜多，我亦應依如是靜慮波羅蜜多，隨意所樂引發般若波羅蜜多。』

「又，舍利子！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無不皆依第四靜慮，方便趣入正性離生，證會真如捨異生性；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無不皆依第四靜慮，方便引發金剛喻定，永盡諸漏證如來智，是故當知第四靜慮於諸菩薩

摩訶薩眾有大恩德，能令菩薩摩訶薩眾最初趣入正性離生，證會真如捨異生性，最後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由此菩薩摩訶薩眾應數現入第四靜慮，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能現入此四靜慮，而不味著四靜慮樂及此等流勝妙生處。

「又，舍利子！一切菩薩摩訶薩眾安住如是四種靜慮，為勝方便引諸功德。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第四靜慮，起空無邊處想，引空無邊處定。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空無邊處定，起識無邊處想，引識無邊處定。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識無邊處定，起無所有處想，引無所有處定。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無所有處定，起非有想、非無想處想，引非想、非非想處定。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能現入四無色定，而不味著四無色定及此所得勝妙生處。」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觀何義故，雖能現入滅受想定而不現入？」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諸菩薩摩訶薩怖墮聲聞及獨覺地故，不現入滅受想定，勿著此定寂滅安樂，便欣證入阿羅漢果或獨覺果入般涅槃。諸菩薩摩訶薩觀如是義，雖能現入滅受想定而不現入。」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能為難事，謂雖現入如是諸定，而於諸定不生味著，又雖現入如是諸定能起勝用，而不離染。」

佛言：「如是！如汝所說。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能為難事。又，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最極希有，謂雖現入四種靜慮、四無色定寂靜安樂，而不味著亦不離染。我今為汝略說譬喻，令於此義得圓滿解。」

「如有生此瞻部洲人，雖於欲界未得離染，而或得往北俱盧洲，因見彼洲女無繫屬形容端正遊戲自在，又見彼洲衣服嚴具鮮淨殊妙皆依樹生，又見彼洲有香粳米其味甘美不種自生，又見彼洲觸處皆有種種珍寶甚可愛翫，見彼洲人於如是類隨意受用無定繫屬，正受用時非

極耽染，既受用已捨而無 戀。贍部洲人雖未離染，具觀見彼種種勝事，而不貪著捨棄還歸，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復現入四種靜慮、四無色定寂靜安樂，歷觀其中所起種種微妙寂靜殊勝功德，而不味著還入欲界，方便善巧依欲界身，精勤修學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精勤修學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觀，精勤修學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觀，精勤修學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觀，精勤修學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 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滅觀；精勤修學若苦、若無常、若空、若無我苦聖諦觀，精勤修學若因、若集、若生、若緣集聖諦觀，精勤修學若滅、若靜、若妙、若離滅聖諦觀，精勤修學若道、若如、若行、若出道聖諦觀，精勤修學慈、悲、喜、捨四無量觀，精勤修學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精勤修學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精勤修學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精勤修學淨觀地、種姓地、第八地、具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獨覺地、菩薩地、如來地智，精勤修學極喜地、離垢地、發光 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精勤修學陀羅尼門、三摩地門，精勤修學清淨五眼、六勝神通，精勤修學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精勤修學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精勤修學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精勤修學無忘失法、恒住捨性，精勤修學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精勤修學分別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諸善巧

智，精勤修學一切菩薩摩訶薩行，精勤修學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勸有情修諸善法，如是等事甚為希有。」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何緣如來、應、正等覺，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捨勝定地寂靜安樂，還受下劣欲界之身？」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諸佛法爾，不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何以故？舍利子！勿諸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遠離所修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由斯遲證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如來、應、正等覺，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捨勝定地寂靜安樂，還受下劣欲界之身，不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失本所願。」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能為難事，謂捨勝定寂靜安樂，還取下劣雜穢地身。譬如有人未離欲染，遇見女寶在空林中，形貌端嚴甚可愛樂，雖具觀見種種身支，而能制心不行放逸；後於餘處遇見女人，形貌麁醜鄙穢下賤，返生貪愛遂行放逸。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數安住微妙寂靜四種靜慮及四無色，而能棄捨，還受欲界種種雜穢下劣之身，故甚希有、能為難事。」

爾時，佛告舍利子言：「如是菩薩摩訶薩眾棄捨勝地受欲界身，當知是為方便善巧。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勤求無上正等菩提，捨勝地身還生欲界，起勝作意方便善巧。」

「雖觀色蘊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

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蘊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受、想、行、識蘊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眼處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處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處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色處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

法處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處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處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眼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色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

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色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聲、香、味、觸、法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眼識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遠離

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識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識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眼觸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

舌、身、意觸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耳、鼻、舌、身、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地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地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水、火、風、空、識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雖觀因緣常無常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常無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樂無樂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樂無樂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我無我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我無我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淨不淨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淨不淨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相無相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相無相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願無願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願無願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

緣所生法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雖觀因緣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及觀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而不棄捨一切智智。」

爾時，滿慈子問舍利子言：「何緣如來、應、正等覺，許諸菩薩摩訶薩眾入四靜慮、四無色定，不許菩薩摩訶薩眾久住其中心生染著？」

舍利子言：「勿諸菩薩摩訶薩眾，於四靜慮、四無色定，心生染著生長壽天。是故如來、應、正等覺，不許菩薩摩訶薩眾，於四靜慮、四無色定，心生染著久住其中。何以故？滿慈子！若生欲界速能圓滿一切智智，生色、無色無斯用故。」

時，滿慈子便白具壽舍利子言：「諸菩薩眾甚為希有、能為難事，謂諸菩薩住勝定已，還棄捨之受下劣法。譬如有人遇見伏藏，手執珍寶還棄捨之；彼於後時見貝珠等伸手執取持入舍中。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入四靜慮、四無色定，寂靜安樂隨意遊止；後棄捨之還生欲界，攝受種種下劣身心，依之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佛觀此義，應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長時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由斯疾得一切智智。」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我對世尊作如是說，豈不顯佛是實語者、是法語者、能正宣說法隨法者？」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汝今對我作如是說，非顯如來是實語者、是法語者、能正宣說法隨法者。何以故？滿慈子！若諸菩薩生長壽天，不能修行如是功德，不能疾得一切智智。」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入四靜慮、四無色定寂靜安樂，是諸菩薩不作是念：『我由此定生色、無色。』亦不思惟：『我由靜慮及無色定超色、無色。』是諸菩薩入四靜慮、四無色定寂靜安樂，但欲引發自在神通，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亦欲調伏龜重身心，令有堪能修諸功德。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入諸勝定寂靜安樂，方便善巧受欲界身，於

諸勝定亦無退失。是故菩薩摩訶薩眾不超三界亦不染著，方便善巧受欲界身，饒益有情親近諸佛，疾能證得一切智智。」

時，滿慈子復白佛言：「豈不如來、應、正等覺一切智智超過三界？」

佛言：「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超過三界，非三界攝。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不許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於三界法究竟出離。」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觀何義故，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求證無上正等菩提，安住靜慮波羅蜜多，不許菩薩摩訶薩眾於三界法究竟出離？」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若菩薩摩訶薩求證無上正等菩提，安住靜慮波羅蜜多，如來若許超過三界，彼便退失菩薩誓願，安住聲聞或獨覺地。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觀如是義，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求證無上正等菩提，安住靜慮波羅蜜多，不許菩薩摩訶薩眾於三界法究竟出離；勿捨菩薩本所誓願，退住聲聞或獨覺地。」

「又，滿慈子！若時菩薩摩訶薩眾坐菩提座眾行圓滿，爾時菩薩摩訶薩眾方乃究竟捨三界法，由斯證得一切智智，是故我說一切智智超過三界非三界攝。」

「又，滿慈子！若菩薩摩訶薩隨所生起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隨所觀察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及真如等甚深理趣，一一皆發無染著心，迴向趣求一切智智，是菩薩摩訶薩由此因緣，於三界法漸捨漸遠，展轉鄰近一切智智。」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十五靜慮波羅蜜多分之二

爾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於諸靜慮及靜慮支不生味著亦無退轉，於諸靜慮及靜慮支不起我想分別執著，復持如是相應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於諸靜慮及靜慮支，發起無著無常想等，復持如是相應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於諸靜慮及靜慮支不生味著亦無退轉。」

時，滿慈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精進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超過欲界諸雜染法，方便趣入四種靜慮、四無色定寂靜安樂，還復棄捨，受欲界身，精進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精進波羅蜜多。」

時，滿慈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安忍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修學成就大慈、大悲，於諸有情欲作饒益，安住靜慮波羅蜜多，遇諸違緣心無雜穢，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安忍波羅蜜多。」

時，滿慈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淨戒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於諸聲聞及獨覺地不生取著，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淨戒波羅蜜多。」

時，滿慈子復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布施波羅蜜多？」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於諸有情起大悲念，誓不棄捨一切有情，欲令解脫生死苦故，求證無上正等菩提，作是念言：『我當決定以大法施攝受有情，常為有情宣說永斷一切煩惱真淨法要。』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攝受布施波羅蜜多。」

爾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方便善巧，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何等菩薩？」爾時，佛告滿慈子言：「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不退菩薩。」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如是菩薩摩訶薩眾甚為希有，能為難事，已住如是諸勝定中寂靜安樂，復能棄捨，還受欲界相應劣法，方便善巧饒益有情。」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是菩薩摩訶薩眾甚為希有，能為難事。應知如是諸菩薩眾為度無量無邊有情，被戴堅牢大願甲冑，恒作是念：『我當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我當令佛清淨法眼常無間斷，利益安樂一切有情，雖作是事而無執著，謂無有情得涅槃者，或得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諸法無我亦無我所。眾苦生時，唯有苦生，無能生者；眾苦滅時，唯有苦滅，無能滅者。當知亦無能證、能得清淨法者。』由此因緣，應知菩薩摩訶薩眾甚為希有，能為難事。」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當知菩薩摩

訶薩眾甚為希有，能為難事。所以者何？雖實無法有生有滅、或般涅槃、或證無上正等菩提，而諸菩薩摩訶薩眾為度無量無邊有情，精進修行諸菩薩行，求證無上正等菩提，欲為有情宣說永斷貪、瞋、癡法，令勤修學得般涅槃；或為有情宣說菩薩摩訶薩道，令勤修學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若菩薩摩訶薩心無散亂，相續安住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安住靜慮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住聲聞地相應作意或獨覺地相應作意，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心常散亂。何以故？滿慈子！若菩薩摩訶薩修學二乘相應作意，障礙無上正等菩提，令菩提心恒散亂故。」

「又，滿慈子！諸菩薩摩訶薩雖緣色、聲、香、味、觸境，發起種種非理作意，擾亂菩薩布施等心，而不障礙菩薩所求一切智智。若法不能障礙菩薩一切智智，雖現在前，而於菩薩摩訶薩眾所修靜慮波羅蜜多，應知不名極違逆法，非永退失菩薩定地。」

爾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觀何義故，讚諸菩薩摩訶薩眾所有功德，不讚聲聞？」爾時，世尊告滿慈子：「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日輪與此瞻部洲人作光明事，螢能作不？」

滿慈子曰：「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言：「如是！如汝所說。一切菩薩摩訶薩眾所能作事亦復如是，非諸聲聞所能成辦。」

時，滿慈子復白佛言：「云何應知唯諸菩薩摩訶薩眾能作是念：我當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令入無餘般涅槃界；我當令佛清淨法眼無間無斷，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云何應知唯諸菩薩摩訶薩眾能作如是殊勝事業，非諸聲聞？」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汝今觀此聲聞眾中，有一苾芻能如菩薩

摩訶薩眾作如是念、辦斯事不？」

滿慈子曰：「不也！世尊！不也！善逝！我今觀此聲聞眾中，無一苾芻能如菩薩摩訶薩眾作如是念，亦無能辦此事業者。」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是故如來、應、正等覺唯讚菩薩不讚聲聞。觀此眾中諸阿羅漢無如是念，亦不能成如是事業，當知一切聲聞乘人無如菩薩摩訶薩眾所作事業。是故我說：『譬如日輪與瞻部洲作光明事，螢不能辦。』所謂日輪放無量光，普照瞻部諸有情類，螢光唯照自身非餘。如是菩薩摩訶薩眾調伏自身煩惱惡業，亦能度脫無量有情，令離一切煩惱惡業，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或證無上正等菩提；聲聞乘人唯能調伏自身所有煩惱惡業，不能饒益無量有情，故聲聞人非如菩薩所有事業皆悉殊勝。」

「又，滿慈子！如善射夫於所學法已作加行，身手、弓仗皆善調習，學諸武伎已至究竟，已百千歲食王封祿。王與怨敵欲戰諍時，象馬等軍及諸兵仗，皆悉委任令其指揮，冀殄凶徒無所損失。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已發無上正等覺心，已修菩薩摩訶薩行，於能調伏諸有情類貪、瞋、癡行已得善巧。是故如來、應、正等覺偏讚菩薩摩訶薩眾，教誡教授令勤修習，能正引發菩提資糧，令速圓滿所發大願，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說能永斷貪、瞋、癡等清淨法要。是故菩薩摩訶薩眾被戴甲冑所作事業，聲聞、獨覺俱不能為，由此如來應、正、等覺讚勵菩薩、非諸聲聞。」

爾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應知菩薩摩訶薩眾諸有所作無不定心，謂諸菩薩摩訶薩眾若住布施波羅蜜多，當知爾時心亦在定；若住淨戒波羅蜜多，當知爾時心亦在定；若住安忍波羅蜜多，當知爾時心亦在定；若住精進波羅蜜多，當知爾時心亦在定；若住靜慮波羅蜜多，當知爾時心亦在定；若住般若波羅蜜多，當知爾時心亦在定；若住諸餘菩提分法，當知爾時心亦在定。如吠琉璃隨所在處，於自寶色終不棄捨，謂彼若在金器、銀器、頗胝迦器、銅、

鐵、瓦等，常不棄捨吠琉璃色；如是菩薩摩訶薩眾若住布施波羅蜜多，若住淨戒波羅蜜多，若住安忍波羅蜜多，若住精進波羅蜜多，若住靜慮波羅蜜多，若住般若波羅蜜多，若住諸餘菩提分法，當知爾時心常在定，我如是解佛所說義。」

爾時，佛讚滿慈子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初靜慮具足住。安住如是初靜慮已，若樂聲聞或獨覺地，當知名為亂心菩薩，當知彼住非定地心。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尋伺寂靜，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住。安住如是第二靜慮已，若樂聲聞或獨覺地，當知名為亂心菩薩，當知彼住非定地心。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離喜住捨，具念正知，受身受樂，唯諸聖者能說能捨，具念樂住，第三靜慮具足住。安住如是第三靜慮已，若樂聲聞或獨覺地，當知名為亂心菩薩，當知彼住非定地心。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斷樂斷苦，先喜憂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住。安住如是第四靜慮已，若樂聲聞或獨覺地，當知名為亂心菩薩，當知彼住非定地心。」

爾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齊何應知菩薩心定？」

爾時，佛告滿慈子言：「若諸菩薩摩訶薩眾隨見彼諸有情時，便作是念：『我當精勤修菩薩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決定當令彼有情類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或證無上正等菩提。』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三歸，彼諸有情住三歸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五戒，彼諸有情住五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八戒，彼諸有情住八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十戒，彼諸有情住十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十善業道，彼諸有情住十善業道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具戒，彼諸有情住具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菩薩戒，彼諸有情住菩薩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布施波羅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布施波羅蜜多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淨戒波羅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淨戒波羅蜜多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安忍波羅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安忍波羅蜜多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精進波羅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精進波羅蜜多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靜慮波羅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靜慮波羅蜜多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般若波羅蜜多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空、無相、無願解脫門，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淨觀地、種姓地、第八地、具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獨覺地、菩薩地、如來地，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修行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五眼及六神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無忘失法、恒住捨性，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預流果、若一來果、若不還果、若阿羅漢果、若獨覺菩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修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

「又，滿慈子！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於他所修布施等善深心隨喜，迴向趣求一切智智，齊此應知菩薩心定。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於一切處心得定已，應知名為安住靜慮波羅蜜多。何以故？滿慈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常不遠離一切智智勝作意故。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常不遠離一切智智勝作意者，應知名為安住靜慮波羅蜜多，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引發無邊殊勝功德，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應知如來、應、正等覺安住不動第四靜慮，捨諸壽行，現入無餘般涅槃界。是故靜慮波羅蜜多，於諸菩薩摩訶薩眾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有大恩德。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所住靜慮波羅蜜多，除如來定，於諸餘定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何以故？滿慈子！菩薩靜慮波羅蜜多常不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二乘靜慮決定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故於菩薩靜慮為劣，菩薩靜慮於彼為勝。」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若諸聲聞住此靜慮，證得法性成聲聞果；即諸菩薩住此靜慮，證得法性離諸執著得成如來、應、正等覺。云何可說聲聞靜慮決定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菩薩靜慮常不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諸聲聞人住此靜慮，證得法性成聲聞果；即諸菩薩住此靜慮，證得法性離諸執著得成如來、應、正等覺。彼聲聞人名如來不？」

滿慈子曰：「不也！世尊！」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吾當為汝更說譬喻，諸有智者因斯譬喻，於甚深義易得解了。譬如凡人輒昇王座，其人即得名為王不？」滿慈

子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人無福、無王相故。」

佛言：「如是諸聲聞人雖能現入四種靜慮、四無色定，證得法性成聲聞果，而無如來力、無畏等殊勝功德及諸相好不名如來，由斯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由無佛德說名聲聞。不爾如何彼不名佛？」

「又，滿慈子！諸聲聞人所住靜慮，無勝德故其性下劣，於諸菩薩所住靜慮，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鄖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滿慈子！菩薩靜慮波羅蜜多，常不遠離一切智智，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引發無邊殊勝功德；由斯菩薩所住勝定，聲聞、獨覺皆不能知。」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何等名為菩薩勝定？如是勝定復有何名？」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菩薩勝定名不思議。何以故？滿慈子！如是勝定威力難思，速能證得一切智故。如是勝定亦名利樂一切世間諸有情類。何以故？滿慈子！諸菩薩摩訶薩為欲利樂無量有情，方便善巧入此定故。如是勝定若現在前，能引無邊微妙勝定，疾證無上正等菩提，與諸有情作大饒益；如是勝定若現在前，引發無邊方便善巧，教誡教授無量有情，皆令引發無漏靜慮，證真法性斷諸煩惱，入無餘依般涅槃界，或證無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緣，菩薩勝定亦名利樂一切世間諸有情類，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應學靜慮波羅蜜多；若學靜慮波羅蜜多，速能引發一切智智。」

爾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我謂聲聞所得諸定勝菩薩定。所以者何？聲聞具得九次第定，菩薩於中唯得前八，菩薩不得滅受想定，故聲聞定勝諸菩薩。」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菩薩亦得滅受想定，謂於此定已得自在但不現入。所以者何？如來不許諸菩薩眾現入此定，勿由現入退墮聲聞或獨覺地。」

「又，滿慈子！吾當為汝更說譬喻，諸有智者由譬喻故，於甚深義易得解了。如轉輪王雖於邊地諸小國邑皆得自在，而不自往彼國邑

中。豈轉輪王不往彼處，說於彼處不得自在？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不現入滅受想定，而於此定已得自在，由自在故亦名為得。

「又，滿慈子！非諸菩薩常不現入滅受想定，乃至未坐妙菩提座，諸佛世尊不許現入；若時得坐妙菩提座，諸佛世尊亦許現入。何以故？滿慈子！勿諸菩薩由入此定，便墮聲聞或獨覺地，或謂諸佛與二乘等故，佛世尊不許現入。

「又，滿慈子！如剎帝利灌頂大王，欲入市中飲凡人酒。時，有智臣諫大王曰：『今此時處，王不應飲。若須飲者，待至宮中。』於意云何？王於市酒豈不能飲？而彼智臣慇懃諫諍不令王飲，然剎帝利灌頂大王非處非時法不應飲，雖不應飲，而於市中酒等諸物皆得自在。所以者何？王於一切國土、城邑、所有人物皆自在故。如是菩薩有殊勝智，由此智故能數現入滅受想定，但佛不許故不現入。所以者何？菩薩若入滅受想定便非時、處；若時菩薩坐菩提座，永害一切虛妄相想證甘露界，爾時方入滅受想定，後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具三十二相利益安樂無量有情。」

爾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能作難作，謂雖有力引漏盡智，而為有情不證漏盡。所以者何？以諸菩薩於有情所，長夜思惟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恒現在前。」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諸菩薩於有情所，長夜思惟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恒現在前。」

「又，滿慈子！是諸菩薩觀此義利，雖能具入九次第定而不具入。所以者何？是諸菩薩方便善巧，於一切定雖得自在而能不入。」

「又，滿慈子！一切菩薩若初發心、若已不退，皆應安住如是靜慮波羅蜜多。若諸菩薩常能安住如是靜慮波羅蜜多，於諸有情能作饒益，速能引發一切智智。」

時，滿慈子便白佛言：「當知菩薩摩訶薩眾具大勢力，能為有情作饒益事，亦能引發一切智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佛言：「如是！」

如汝所說。」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云何方便還從定起？」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具足而住，於色、無色、靜慮、等至，順逆次第超越串習，極善純熟遊戲自在，復入欲界非等引心。所以者何？勿由定力生色、無色長壽天故。勿色、無色、靜慮、等至引起彼地續生之心，為護彼心令不現起，還入欲界非等引心。由起此心還生欲界，親近供養諸佛世尊，引發無邊菩提分法；生色、無色無如是能，上二界生身心鈍故。由斯菩薩方便善巧，先習上定令善純熟，後起下心還生欲界，修集無量菩提資糧，至圓滿已超過三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譬如有人作如是念：『設何方便得入王宮，與王后妃竊為戲樂，令王不覺，身命得存？』作是念已求諸妙藥，服使男形或隱或顯，得斯藥已方便事王。王既識知，便服隱藥，遂白王曰：『我今無形，請為大王守禁宮室。』王令檢已委任中宮。其人爾時入王宮內，與諸妃后恣意交通；荏苒時經一、二、三月，恐王知覺喪失身命，便服顯藥而白王言：『我今男形欵然復現，請從今去不入中宮。』時王讚言：『此真善士，自能進退不違我法。』厚賜爵祿委任外事。當知是人方便善巧，能滿己願，身命得存，復蒙彼王厚賜財位。如是菩薩方便善巧，入四靜慮及四無色，次第超越得善巧已，復起下心還生欲界，親近供養諸佛世尊，引發無邊菩提分法，乃至未滿不證實際。何以故？舍利子！是諸菩薩方便善巧，不捨有情一切智故，如是菩薩方便善巧，修行靜慮波羅蜜多，於實際中能不作證，亦不現入滅受想定，乃至未滿菩提資糧，受欲界身修菩薩行。」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汝應受持諸菩薩眾所學靜慮波羅蜜多，勿令忘失！」阿難陀曰：「唯然！世尊！我已受持諸菩薩眾所學靜慮

波羅蜜多，必無忘失！」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具壽舍利子、具壽滿慈子、具壽阿難陀，及餘聲聞、諸菩薩眾，并餘一切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二

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序

西明寺沙門玄則撰

尋夫理殊湊以司方，坦一歸而揆務，何嘗不鎔想真際、弭執幻塵。雖檀戒之崇嚴、忍進之調銳，卒怙寵於實慧、假道於真詮。將開象觸之迷，復有鷺池之會，所以光導五之迹、昇第一之乘，甄陶二邊，洞希微而卷睇；擬儀四句，仰渺寂以韜音。剪諸見之萌，則翳藥星落；褰積疑之網，則障穀雲披。了性空而常修、悟生假而恒利，四魔由之亂轍、六度因而彙征。施以之不捐，而難捨能捨；戒以之不檢，而難護能護；忍以之無受，而堪於不堪；進以之無行，而發於不發；定以之亡靜，而三相不相；慧以之亡照，而三輪不輪。故體之則動而逾寂，謬之則寂而彌動；法不即離於非法，行豈一異於無行。其覺證也，真心混而一觀；其出生也，法寶駢而萬區。故有二智焉、三身焉、四辯焉、五眼焉、六通焉、七覺焉、八正焉、九定焉、十力焉，加十八不共、八十隨相、十二緣智、二十空心，皆挺以啞、多成之羅，若聚以玉毫之表，流之金吻之誨。勒成八卷，元非再譯，則以不敏謬齒譯徒，

緬諸會之昌筵、嗟既往而莫奉，眷言殊獎、載表遺音，本慈吹以紛騰、因聖期而頂戴，將使家傳妙寶、人握靈珠，洗客塵於八區、霑玄滋於萬葉，福庇宸極，帝后延齡；慶洽黎蒸，法教增闡。庶狹中之士，擺疑於驚怖之辰；上慢之賓，輶謗於充謔之際。自非恒沙歷奉、宿代累聞，何能啟篇投恪、忘言入賞者哉？悲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十六般若波羅蜜多分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竹林園中白鷺池側，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無量無數，從種種佛土俱來集會，皆是一生所繫菩薩。爾時，世尊多百千眾恭敬圍遶而為說法。

時，大眾中有菩薩摩訶薩名善勇猛，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欲問如來、應、正等覺少分深義，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許問垂答！」

於是佛告善勇猛言：「如來今者恣汝所問，隨問而答令汝心喜。」

爾時，善勇猛菩薩摩訶薩便白佛言：「世尊處處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何謂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令速圓滿？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惡魔不能得便，所有魔事皆能覺知？云何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速能圓滿一切智法？」

爾時，世尊讚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為菩薩摩訶薩眾得義利故，欲令眾生得利益故，亦為眾生得安樂故，哀愍世間大眾生

故，利益安樂諸天、人故，欲為現在未來菩薩摩訶薩等作照明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于時知而復問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觀何義，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我今哀愍一切有情，為作利益安樂事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通攝聲聞、獨覺、菩薩及正等覺一切法故。唯願世尊哀愍我等，為具宣說如來境智！若有情類於聲聞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能證得自無漏地；若有情類於獨覺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依自乘而得出離；若有情類於無上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情類雖未已入正性離生，而於三乘性不定者，聞此法已，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唯願如來、應、正等覺為答所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諸有情善根生長！」

「復次，世尊！我今不為下劣信解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守貧窮心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成貧窮乘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懈怠懶惰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怠惰所蔽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陷惡見泥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魔羈所繫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無慚無愧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性不廉儉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忘失正念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心常迷亂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沒欲淤泥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多行諂曲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多；亦復不為多行誑惑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不知報恩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成就惡欲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樂行惡行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毀壞尸羅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戒不清淨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毀壞正見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樂行魔境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好自稱譽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好譏毀他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愛重利養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貪著衣鉢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潛行矯詐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好綺謬語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詐現異相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亦復不為激磨求索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不為以利規利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世尊！我今不為此等種種穢惡諸有情故，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若諸有情深心欣樂一切智智、無著智、自然智、無等等智、無上智，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於自所有尚無所得，況自稱譽！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於他所有尚無所得，況譏毀他！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摧伏憍慢如折角獸，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求拔種種煩惱毒箭，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若諸有情其心謙下如旃荼羅子，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諸有情其心平等如四大虛空，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尚無所得亦無執著，況於非法！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意樂清淨、無詭、無誑、其性質直，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其心平等，哀愍利樂一切有情，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常於善法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一切有情，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能荷大擔、能乘大乘、能建大事，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慈悲心引發一切有情利樂，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於諸有情能為引導、勝導、遍導，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所依住，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生處無所希求，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解脫一切惡魔羈網，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有大樂欲，具大精進常無放逸，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到諸法究竟彼岸，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善斷滅一切疑網，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於證佛智尚無憍慢、無執、無著，況於餘智！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超越一切憍慢執著，能住正道、能行正道、能說正道，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恒為饒益一切有情，能為利益、能為安樂、能令安隱，我今為彼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我為普施一切有情無染安樂、無上安樂、無勝安

樂、涅槃安樂、諸佛安樂、無為安樂，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為永斷一切有情種種疑網、煩惱、纏結，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為自斷種種疑網、煩惱、纏結，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我疑網、煩惱、纏結自永斷者，乃能如實為諸有情說斷疑網、煩惱、纏結種種法要。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皆欣安樂並厭危苦，一切有情皆設方便追求安樂，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唯除般若波羅蜜多；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唯除菩薩摩訶薩乘；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唯除大乘。

「我今觀見如是義利，欲施有情微妙安樂，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我今觀見一切菩薩摩訶薩眾如是義利，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唯願世尊哀愍為答！」

爾時，世尊告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哀愍大生等眾，請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汝由此緣功德無量。汝應諦聽！極善思惟，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善勇猛言：「善哉！世尊！唯願為說！我等樂聞。」

佛告善勇猛菩薩摩訶薩：「汝先所問『世尊處處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何謂般若波羅蜜多？』者，汝等當知！實無少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超過一切名言道故。何以故？善勇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不可說此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說屬彼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說由彼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說從彼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慧能遠達諸法實性，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如來智慧尚不可得，況得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般若者謂解諸法及知諸法，故名般若。善勇猛！云何般若解知諸法？謂諸法異，名言亦異；然一切法不離名言，若解諸法、若知諸法俱不可說，然順有情所知而說，故名般若。善勇猛！般若者謂假施設，由假施設說為般若。然一切法不可施設、不可動轉、不可宣說、不可示現，如是知者名如實知。善勇猛！般若者非知、非不知，

非此、非餘處，故名般若。

「復次，善勇猛！般若者謂智所行、非智所行，非非智境亦非智境，以智遠離一切境故。若智是境即應非智，不從非智而得有智，亦不從智而有非智；不從非智而有非智，亦不從智而得有智；不由非智說名為智，亦不由智說名非智；不由非智說名非智，亦不由智說名為智。然即非智說名為智，由斯即智說名非智。此中智者不可示現此名為智，不可示現此智所屬，不可示現此智所由，不可示現此智所從，是故智中無實智性，亦無實智住智性中，智與智性俱不可得。非智與性亦復如是，決定不由非智名智，若由非智說名智者，一切愚夫皆應有智。若有如實於智非智俱無所得，於智非智如實遍知，是名為智。然智實性非如所說。所以者何？以智實性離名言故。智非智境非非智境，以智超過一切境故，不可說是智非智境。善勇猛！是名如實宣說智相。如是智相實不可說、不可示現，然順有情所知說示；其能知者亦不可說，智境尚無，況有智者！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如實隨覺，是名般若。

「復次，善勇猛！若能如是現觀作證，是則名為出世般若，如是所說出世般若亦不可說。所以者何？世尚非有，況有出世！所出尚無，況有能出！由斯出世般若亦無。所以者何？以都不得世及出世能出、所出故，得說名出世般若，若有所得則不名為出世般若。此般若性亦不可得，離有、無等可得性故。

「又，善勇猛！世名假立，非假立世實有可出，然出諸假故名出世，又出世者非實於世有出、不出。所以者何？此中都無所出、能出少法可得，故名出世。又出世者，無世無出世、無出無不出，故名出世。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則名為出世般若。如是般若非如所說。所以者何？出世般若超過一切名言道故。雖名出世而無所出，雖名般若而無所知，所出、所知不可得故，能出、能知亦不可得，如是如實知名出世般若。由此般若無所不出，是故名為出世般若。

「復次，善勇猛！此亦名為通達般若。如是般若何所通達？謂此般若無所通達。若此般若有所通達即是假立，若是假立則不名為通達般若，謂於此中都無所有，無此、無彼亦無中間，無能通達、無所通達，無通達處、無通達時、無通達者，故名通達；又於此中都無所有，無能行者、無所行處，無此、無彼亦無中間，故名通達。又通達慧名通達者，此通達慧都無所有，無上無下，無遲無速，無進無退，無往無來，故名通達。

「又，善勇猛！通達慧者何所通達？謂有所見皆悉通達。由何通達？謂由般若。如是般若云何通達？謂假立相而有通達。諸假立相一切非相，如是非相名假立相。

「又，善勇猛！諸有成就如是般若，即能如實通達三界。云何如實通達三界？謂非三界說名三界。所以者何？此中無界而可通達，通達三界即為非界。由能如是通達三界，故名成就通達般若。云何成就通達般若？謂無少事不善通達，於一切事皆善通達，是故名為通達般若，如是般若於一切事皆悉超越。若有成就如是般若，諸所見聞、嗅嘗、覺了皆悉通達。云何通達？謂無常故、苦故、癱故、病故、箭故、空故、礙故、害故、他故、壞故、壞法故、動故、速滅故、無我故、無生故、無滅故、無相故，如是等。善勇猛！若能通達，是則名為清涼離箭。如有良藥名曰離箭，隨所著處眾箭皆除，毒藥於中無得住者，此藥威力所逼遣故。如是若有諸苾芻等，成就此法清涼離箭，所謂成就通達般若，具六恒住通達般若，遠離一切三界染著，超越一切惡魔羈網。

「又，善勇猛！譬如金剛為鑽物故，隨所鑽處無不通達。如是若有諸苾芻等金剛喻定，由通達慧之所攝受，隨所觀法無不通達；此通達慧金剛喻定之所攝受，隨所觀法無不通達。若有成就此通達慧，能出世間正盡眾苦，趣眾苦盡無所染著，此通達慧亦名三明。善勇猛！言明者謂永息滅無明增語，即此亦說無明遍知，亦名能息苦蘊增語。

譬如良醫聰明博達，隨有所作皆善觀察，成就觀察微妙慧故，善識諸藥、善達病因，善知病相能救眾苦，隨所療疾無不除愈。所以者何？彼善通達藥、病、因、相和合等方，是故能除一切痛苦。如是若有成第三明，能滅諸無明，能息一切苦，能除一切生老病死及諸愁歎苦憂惱法，是名出世通達般若。

「復次，善勇猛！我依此義密意說言：一切世間慧為最勝，謂能通達諸法實性，由此正知令有生盡。有生盡者是何增語？謂善通達出沒增語。云何名為通達出沒？謂善通達諸有集法皆有滅法，如是名為通達出沒。善勇猛！出者謂生增語，沒者謂滅增語，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有出有沒。

「又，善勇猛！諸所有集非實出法。何以故？善勇猛！集謂等出，非等有出，亦非有沒，等隨起故，說名為集。等隨起者，非於此中有出有沒。如是自體自然破壞，即名為滅，此中無物說名為滅，謂無間滅；非於此生即於此滅，說名為滅；即無生故，說名為滅。如是通達若出若沒無生無滅，故名通達若出若沒。

「復次，善勇猛！言通達者，謂能遍知所有緣起。由諸緣故諸法得起，故名緣起。如是緣起都無所有，如是名為通達緣起，即此名為遍知緣起，謂能顯示如實無起。以無起故說名緣起，平等無起故名緣起，謂於是處起尚非有，況當有滅！隨覺緣起，若順若違皆不可得，無等起故說名緣起。若無等起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過去亦無已生，若無過去亦無已生則無有滅，若無有滅即無生智，由無生智更不復生亦不證滅。由無生故即亦無滅，由有生故施設有滅，既無有生是故無滅。於一切法如是知見、通達、作證，說名盡智。

「善勇猛！盡智者，謂盡無知故名盡智。由何名盡？謂由無盡故名為盡，不見有法可名為盡。然離無知說名盡智，即盡無知說名盡智。遍知一切無知法故名盡無知，由盡無知說名盡智。非無知法有盡、不盡，然離無知故名盡智。如實遍知此無知法都無所有故名為離，由如

是智知無知法無別可得名離無知。然無知法實不可得，智尚非有，況有無知！若能於盡得解脫者，名為盡智。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所有盡智都不可說，但假名說名盡無知，亦名盡智。若以如是無盡盡智觀察諸法，盡智亦無，若如是知便離盡智至無盡際，此無盡際即是無際亦涅槃際；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以一切法皆是無際亦涅槃際，諸際永斷名涅槃際；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以涅槃際永離名言，一切名言於中永滅。

「又，善勇猛！如來雖說有涅槃界，而不如說，以涅槃界都不可說超一切說，涅槃界中諸說永斷。若如是說涅槃界相，即名為說出世通達般若之相。又，善勇猛！非涅槃界可說方處在此在彼，是故涅槃實不可說。

「復次，善勇猛！此中何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非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彼岸少分可得。善勇猛！若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彼岸少分可得，如來應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彼岸。善勇猛！非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可得，是故不說此有彼岸。

「又，善勇猛！此名般若波羅蜜多者，謂妙智作業到一切法究竟彼岸，故名般若波羅蜜多，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所以者何？非語非業能至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說故。

「又，善勇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覺諸法，若能隨覺即違覺悟。所以者何？此中無物可名隨覺，隨覺無故覺悟亦無，即於諸法無通達義。隨覺通達平等法性是菩提故，隨覺諸法故名菩提。云何此能隨覺諸法？此中無物可名菩提，故於此中亦無隨覺。何以故？善勇猛！若有菩提少分可得，即菩提內應得菩提；然菩提中菩提非有，應作如是現證菩提，非隨覺故，非通達故說名覺悟。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以一切法不可隨覺、不可通達，又法、非法俱無自性，由覺此理故名菩提。何以故？善勇猛！非諸如來、應、正等覺能得菩提；非諸如來、應、正等覺能了菩提，如實菩提不可了故，不可表故；非諸如來、應、正

等覺生起菩提，菩提無生無起性故。

「又，善勇猛！言菩提者無所繫屬，非菩提內有少有情、有情施設。於菩提內既無有情、有情施設，云何可說此是菩提所有薩埵，此是菩提薩埵般若波羅蜜多？

「又，善勇猛！非菩提中菩提可得，非菩提中薩埵可得。何以故？善勇猛！菩提超越、菩提無生、菩提無起、菩提無相，非菩提中有薩埵性，非菩提中薩埵可得，非由薩埵施設菩提，非由菩提施設薩埵，隨覺薩埵無自性故說名菩提。知菩提中實無薩埵，是故說名菩提薩埵。何以故？善勇猛！菩提薩埵非薩埵想之所顯示，除薩埵想故名菩薩，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所以者何？菩提薩埵離名言故。菩提薩埵離薩埵性，菩提薩埵離薩埵想，知菩提故說名菩薩。

「云何菩薩能知菩提？謂知菩提超越一切，菩提無作、菩提無生、菩提無滅，非菩提性能了菩提，亦非菩提是所顯了，不可顯了、不可施設、不可引轉故名菩提。若能無倒隨覺通達，無所分別，分別永斷，是故說名菩提薩埵，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何以故？善勇猛！菩提薩埵不可得故。若有菩提薩埵可得，即應可得此是菩提、此屬菩提、此是薩埵、此屬薩埵；然不可說此是菩提、此屬菩提，亦不可說此是薩埵、此屬薩埵，以能隨覺實無薩埵，無薩埵性、離薩埵性故名菩薩，由無薩埵除薩埵想故名菩薩。

「何以故？善勇猛！有情界者即是無實有情增語，非有情中有有情性，有情無故名有情界；若有情中有有情性，則不應說為有情界。有情界者即顯無界，以有情界無界性故。若有情界即界性有，則應實有命者即身；若有情界離界性有，則應實有命者異身；然有情界無實界性，但由世俗假說為界。非有情界中可有界性，亦非界性中有有情界；非即界性是有情界，非離界性有有情界，以一切法無界性故。

「復次，善勇猛！我依此義密意說言：諸有情界不可施設有減有滿。所以者何？以有情界非有性故，諸有情界離有性故。如有情界不

可施設有減有滿，諸法亦爾，不可施設有減有滿，以一切法皆無實性故，不可言有減有滿；若能如是隨覺諸法，是則名為隨覺佛法。我依此義密意說言：如有情界不可施設有減有滿，諸法亦爾，不可施設有減有滿；若一切法無減無滿，以無真實而為方便，即是佛法無減無滿。如是隨覺一切法故，即名佛法無減無滿，以一切法無減滿故說名佛法。佛法即非佛法增語，非諸佛法有物能令或減或滿。所以者何？以即隨覺一切法故，若能隨覺一切法性，此中無法或減或滿。一切法者當知即是法界增語，非彼法界有減有滿。所以者何？以彼法界無邊際故。非有情界及彼法界差別可得，非有情界及彼法界或減、或滿、或得、或有，如是隨覺即名菩提。由此故言：非諸佛法可得施設有減有滿。

「又，善勇猛！無減滿性若能如實無分別者，當知名為如實見者，非於此中能有取捨，如是隨覺說名菩提。

「善勇猛！菩提者即是佛相，云何佛相？謂一切相畢竟無相即是佛相。何以故？善勇猛！畢竟無相與菩提相自性離故。如是隨覺說名菩提，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何以故？善勇猛！要能隨覺如是法故說名菩薩。若有菩薩實不了知如是法性，而謂：『我能如實隨覺。』自稱菩薩，當知彼類遠菩薩地、遠菩薩法，以菩薩名誑惑天、人、阿素洛等。

「又，善勇猛！若但虛言自稱菩薩成菩薩者，則一切有情皆應是菩薩。又，善勇猛！非但虛言入菩薩地，得菩薩法，非由語故；能證無上正等菩提，非由語業自稱名故便得菩提，亦非由語自稱名故入菩薩地得菩薩法。

「又，善勇猛！一切有情行菩提行，不知不覺諸法實性，不名菩薩。所以者何？不知有情非有情故。若知有情非有情性，行菩提行應成菩薩；然諸有情由顛倒故，不能覺了自行、自境、自所行處，若於自行如實了知，則不復行有分別行；由分別行，一切愚夫緣虛妄境起顛倒行，亦緣菩提而起慢執。彼緣妄境起倒慢行、分別行故，尚不能

得諸菩薩法，況得菩提！若能了知如是法者，則不復起緣虛妄行，亦不復緣諸法起慢，是名菩薩行於無行。菩薩不應由分別故起分別行，若於是處無所分別，非於此處而有所行；若於是處不起分別，非於此處復有所行。諸佛、菩薩於一切行，無所分別而修行故，一切憍慢畢竟不起。菩薩如是知一切法，於一切法不復攀緣，不復分別、不遊、不履，如是名為真菩薩行，以無所行為方便故。若諸菩薩能如是行，是則名為真菩薩行。何以故？善勇猛！以能如是隨覺諸法、通達諸法名菩薩故。

「復次，善勇猛！無有情者當知即是菩薩增語，以能遣除一切想故。所以者何？以能了達一切有情非實有情，一切有情皆非有情，一切有情皆是顛倒執著有情，一切有情皆是遍計所執有情，一切有情皆是虛妄所緣有情，一切有情皆是敗壞自行有情，一切有情皆是無明緣行有情。何以故？善勇猛！若法、一切有情，非有諸有情類造作彼法，是名無明緣行有情。何法非有？謂所執我、所執我所，我、我所執所執所恃，彼法非有。若有彼法，一切有情皆執為我、執為我所，我、我所執所執、所恃皆應實有，不名虛妄；以無彼法，而諸有情妄執為我、執為我所，我、我所執所執、所恃皆非實有，皆是虛妄，故作是說：一切有情非實有情，一切有情皆是無明緣行有情。

「又，善勇猛！非有情名有少實法，可執為我，或為我所，或為二執所執、所恃；以無實法，是故可說一切有情非實有情。非有情者，當知即是非實增語；言非實者，當知即非有情增語。又如非實有情想中，一切有情妄執為實，故作是說：一切有情非實有情。

「又，善勇猛！言非實者，謂於此中無實無起，以一切法皆無真實亦無起故。此中有情虛妄執著而自纏繫，是故可說一切有情皆是虛妄所緣有情。彼於自行不能了知，是故可說非實有情即是於中無遍覺義。若於諸行有遍覺者，當知彼類可名菩薩。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十六般若波羅蜜多分之二

「復次，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若能於法如是覺知，乃可名為真實菩薩。言菩薩者，謂能隨覺有情無實無生增語。又菩薩者，於一切法亦能如實如佛而知。云何菩薩如佛而知？謂如實知一切法性無實無生亦無虛妄。又諸菩薩於諸法性，非如愚夫異生所執，非如愚夫異生所得，如實而知故名菩薩。何以故？善勇猛！夫菩提者，無所執著、無所分別、無所積集、無所得故。

「又，善勇猛！非諸如來、應、正等覺於菩提性少有所得，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於法無得說名菩提。諸佛菩提應如是說而不如說，離諸相故。

「又，善勇猛！若諸菩薩發菩提心，作如是念：『我於今者發菩提心。此是菩提，我今為趣此菩提故發修行心。』是諸菩薩有所得故不名菩薩，但可名為狂亂薩埵。何以故？善勇猛！由彼菩薩決定執有發起性故，決定執有所發心故，決定執有菩提性故。若諸菩薩發菩提心有所執著，但可名為於菩提心有執薩埵，不名真淨發心菩薩。彼由造作發菩提心，是故復名造作薩埵，不名菩薩；彼由加行發菩提心，是故復名加行薩埵，不名菩薩。何以故？善勇猛！彼諸菩薩由有所取發菩提心，但可名為發心薩埵，不名菩薩。

「又，善勇猛！無實能發菩提心者，以菩提心不可發故，菩提無生亦無心故。彼諸菩薩唯執發心，不了菩提無生心義。

「又，善勇猛！若生平等性即實平等性，若實平等性即心平等性，若心平等性即是菩提。若於此中有如實性，即於此中無所分別；若有分別心及菩提，彼便執著心及菩提，由此二種發菩提心，當知不名真發心者。

「又，善勇猛！菩提與心非各有異，非於心內有實菩提，非菩提內得有實心，菩提與心如實如理俱不可說是覺、是心。由如實覺，菩提與心俱不可得、無生不生，故名菩薩，亦名摩訶薩及如實有情。所以者何？以如實知非實有性。如實知誰非實有性？謂諸世間皆非實有，非實所攝，非實有生，但假安立。云何世間非實有生，但假安立？非實有者無實生故。以無實生及非實有故，說諸法無實無性。由如實知非實有性故，亦可說如實有情；於實有中亦不執實有故，復可說隨如實有情。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所以者何？非如實理有少有情或摩訶薩，何以故？善勇猛！以證入大乘名摩訶薩故。

「復次，善勇猛！何謂大乘？謂一切智說名大乘。云何一切智？謂諸所有智，若有為智、若無為智、若世間智、若出世智，若能證入如是等智名摩訶薩。所以者何？以能遠離大有情想名摩訶薩，又能遠離大無明蘊名摩訶薩，又能遠離大諸行蘊名摩訶薩，又能遠離大無知蘊名摩訶薩，又能遠離大眾苦蘊名摩訶薩。

「又，善勇猛！若能遠離大有情想名摩訶薩。彼於一切心及心所法雖無所得，而能了知心之本性。彼於菩提及菩提分法雖無所得，而能了知菩提本性。彼由此智，非於心內見有菩提，亦非離心見有菩提，非於菩提內見有實心，亦非離菩提見有實心。如是除遣無所修習、無所除遣，於所修習及所除遣俱無所得、無所恃怙、無所執著，雖不見有菩提心性，而能發起大菩提心。若能如是發菩提心，乃可名為真實菩薩。彼雖如是發菩提心，而於菩提無所引發。何以故？善勇猛！彼已安住大菩提故。若能如是無所執著，都不見有心及菩提生滅差別，亦不見有發心趣向大菩提者，無見無執、無所分別，當知已住無上菩

提。若能如是無所執著，發起勝解及解脫心，當知名為真實菩薩。

「又，善勇猛！若諸菩薩不離心想及菩提想發菩提心，彼遠菩提非近菩提。

「又，善勇猛！若諸菩薩不見菩提有遠有近，當知彼近無上菩提，亦名真發菩提心者。我依此義密意說言：若能自知無二相者，彼如實知一切佛法。所以者何？彼能證會我及有情俱無自性，即能遍知諸法無二，由能遍知諸法無二，定能了達我及有情與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理無差別。若能了知諸法無二，即能了知一切佛法；若能遍知諸法無二，即能遍知一切佛法。若能遍知我，即遍知三界。

「又，善勇猛！若遍知我，彼便能到諸法彼岸。云何名為諸法彼岸？謂一切法平等實性。若不得此亦不執此，若不得彼岸亦不執彼岸，彼名遍知到彼岸者，雖作是說而不如說。

「又，善勇猛！諸菩薩眾應如是趣諸菩薩地，應如是證諸菩薩地，當知即是菩薩般若波羅蜜多，謂於此中無有少法可趣可證，以於此中不可施設有往來故。」

爾時，慶喜便白佛言：「諸增上慢行有相者，於佛所說勿懷恐怖。」

時，舍利子語慶喜言：「非增上慢行有相者所行之境，彼何恐怖？所以者何？懷恐怖者離增上慢，惡友所攝，聞甚深法不能測量，恐失所求便生恐怖。」

「復次，慶喜！諸有為欲斷增上慢行正行者，容有怖畏，諸有為欲斷增上慢勤精進者，亦有怖畏。所以者何？彼既能了增上慢失，求無慢性及求斷慢，聞甚深法不能測量，恐失所求便生怖畏。」

「復次，慶喜！若有於慢不得不見、無恃無執，彼於諸法無恐無怖。復次，慶喜！如來不為增上慢者說如是法，故彼無容於此恐怖。諸有為欲斷增上慢勤修行者，聞如是法能正了知亦無恐怖。」

「復次，慶喜！增上慢名當知顯示增益勝法，若有現行增上慢者，彼必現行增益勝法，以行增益非平等行。彼設樂行平等行者，於此深

法心懷猶豫，不生恐怖亦不信受。

「復次，慶喜！若於平等、不平等中俱無所得，若於平等、不平等中俱無所恃，若於平等、不平等中俱無所執，彼於諸法不驚、不恐、不怖、不畏。

「復次，慶喜！此甚深法非諸愚夫異生行處，此甚深法非諸愚夫異生境界，此甚深法非諸愚夫異生所了，超過一切愚夫異生所行、所攝、所覺事故。諸有趣向聲聞乘者，雖行深法，而此深法非彼所行。諸有趣向獨覺乘者，雖行深法，而此深法非彼所行。諸有趣向菩薩乘者，若行有相，遠離善友，惡友所攝，彼於如是無染著法亦不能行，非彼境故。慶喜當知！唯除見諦求大菩提聲聞乘等，及菩薩乘善友所攝，於此深法能生信解，於此深法能隨順行，於此深法能深證會。

「復次，慶喜！若諸菩薩遠離眾相，安住無相，行無差別，於甚深法畢竟出離種種疑網分別執著，隨其所欲皆能成辦，於心菩提俱無所得，於諸法性無差別解，亦復不起差別之行，隨有所趣皆能悟入。彼於如是甚深法門，皆能受持心無疑惑。所以者何？彼於諸法皆隨順住無所違逆，若有於法起彼彼問，皆能隨順作彼彼答，和會此彼令不相違。佛為彼故說此深法。」

爾時，佛告具壽慶喜：「汝應受持舍利子說，彼如是說與我無異。

「慶喜當知！增上慢者於此法教不能悟入，以非彼境、非彼地故。慶喜當知！如是法教順諸法性，順佛菩提，於佛菩提能為助伴。下劣信解諸有情類，於此甚深廣大佛法，心不悟入，不能受行。慶喜當知！下劣信解增上慢者，於佛菩提及甚深法違逆而住，諸有所為隨增上慢，不能信受此甚深法。

「慶喜當知！今此眾會，最勝清淨遠離雜染，曾多佛所發弘誓願，種植無量殊勝善根，奉事無邊過去諸佛，於甚深法久生信解，於甚深行已熟修行。故今如來、應、正等覺委信此眾無所猜疑，所說法門皆悉明了，無所護惜為說法要。慶喜當知！今此眾會，堅固清淨，無如

瓦礫、鹹鹵等者，已曾供養多百千佛，於諸佛法堅固安住。慶喜當知！如瓦礫者，即是愚夫異生增語，於甚深法無容納義；鹹鹵等者，當知顯示諸增上慢有情增語，不能生長甚深行故。慶喜當知！今此眾會，離增上慢，廣大善根之所集起，是深法器。」

「復次，慶喜！譬如無熱大池龍王，有因緣故，生大歡喜，於自宮中受五欲樂，以歡喜故，復於自宮降澍大雨具八功德。時，彼諸子各往自宮，亦復歡娛受五欲樂，和合遊戲降大甘雨。如是如來、應、正等覺，為諸眾會降大法雨。時，有無量長子菩薩摩訶薩眾聞已結集，或即於此堪忍界中，對自如來、應、正等覺，為諸眾會雨大法雨，或往彼彼自佛土中，對諸如來、應、正等覺，各於自眾雨大法雨。復次，慶喜！如海龍王有時歡悅，於自宮內降澍大雨。宮中所有舊住諸龍，隨所降澍皆歡喜受，於此大雨善知分齊。彼諸龍子亦各歡悅，堪受父王所降大雨。所以者何？有餘龍等，於所降雨不知分齊，亦復不能歡喜忍受。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處大眾會雨深法寶。有佛長子大菩薩眾，久植無量殊勝善根，甚深法門之所生長，成就種種廣大意樂，堪受如來大法門雨，聞已歡喜善知分齊。為此義故，今者如來清淨眾中大師子吼，雨大法雨作大饒益。

「復次，慶喜！如轉輪王多有諸子，母族清淨形貌端嚴。其王有時多集寶藏，總命諸子分布與之，其心都無誑惑偏黨。時，諸王子既獲眾珍，倍於父王深生敬愛，各作是念：『我等今者審知父王與我同利。』如是如來、應、正等覺是大法主為大法王，自然召集諸佛真子，以大法藏分布與之，其心都無誑惑偏黨。時，諸佛子既獲妙法，倍於如來深生敬愛，各作是念：『我等今者審知如來與我同利，我等今應熾然精進，紹隆佛種令不斷絕。』

「復次，慶喜！如是法寶微妙甚深，非餘有情所能信受。劣信解者、增上慢者、行惡見者、行有相者、行有所得者、我慢所壞者、為貪瞋癡所摧伏者、越路行者，諸如是等名餘有情，於此法門不能信受。

慶喜當知！下劣信解諸有情類，不能敬愛輪王財寶，要輪王子方生敬愛。慶喜當知！貧窮下劣諸有情類，豈貪輪王所有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將寶，及餘種種上妙衣服、末尼、真珠、金、銀、珊瑚、吠琉璃等多價財寶？彼貧窮人設遇獲得，自懷慚恥不能受用，設復轉賣不知價直，所索至微隨酬便與，或由於寶無鑒別故，心便厭賤而棄捨之。慶喜當知！彼貧窮者非唯不了寶之價直，亦復不知寶之名字。

「如是，慶喜！唯有如來、應、正等覺法身之子，或已見諦求大菩提諸聲聞等，或諸菩薩真淨善友之所攝持，乃能信受此法寶藏。彼深敬愛不可得空相應法寶，亦能受用真淨佛法相應理教，亦能修行於一切法無執無著諸菩薩行。慶喜當知！貧窮下劣諸有情類，謂闕正聞、壞正聞者愚癡無眼，豈能希求正法寶藏？設遇獲得不知敬重，於他有情輕而銜賣，或心厭賤而棄捨之。

「復次，慶喜！若旃荼羅、若補羯婆、若諸工匠、若餘貧賤惡活命者，終不能求多價珍寶，設遇獲得不自受用，隨得少價即賣與他，或復厭之而便棄捨。慶喜當知！旃荼羅等即是一切外道增語，亦是外道諸弟子眾；諸餘貧賤惡活命者，即諸愚夫異生增語，彼常陷沒惡見淤泥，於一切時行有所得，樂相縛著行有相行，諸有所趣越路而行，不能欣求聖法財寶，設遇獲得不能受用，或深厭棄或賤與他。慶喜當知！若諸佛子行佛行處，為欲住持如來十力、四無畏等無邊佛法令不斷盡，求得如是深法寶藏。彼於如是深法寶藏，起真寶想深心愛重善能受用，精勤守護令不壞失。

「慶喜當知！非師子吼野干能學，要師子王所生之子能學斯吼。慶喜當知！言野干者，喻諸邪見愚夫異生，彼定不能精勤方便學正等覺大師子吼，要諸佛子從正等覺自然智生，乃能精勤學正等覺大師子吼，如是佛子於正等覺無上法財善能受用。」

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甚奇！如來、應、正等覺能集如

是清淨眾會。希有！如來、應、正等覺能集如是最勝眾會、自然眾會、難伏眾會、猶若金剛無動無轉無擾眾會，為說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汝善能讚眾會功德。」

時，舍利子便白佛言：「眾會功德非我能讚。所以者何？今此眾會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如妙高山讚不能盡。」

於是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今此眾會成就無邊清淨、希有、殊勝功德，諸佛世尊稱揚讚歎尚不能盡，況餘有情！又，舍利子！今此眾會非佛世尊力所令集，亦非如來於此眾會有所欲樂而令其集，但由此眾自善根力得聞我名而來集會。又此大眾非為佛來，亦非如來神通召命，但由此眾自善根力之所覺發而來至此。又法應爾，若佛世尊欲說如斯甚深妙法，定有如是諸大菩薩從諸佛國而來集會。又，舍利子！諸佛世尊若去來今、若十方界，將欲開示斷一切疑微妙甚深菩薩藏法，必有如是無量無邊最勝清淨功德眾集。若有如是無量無邊最勝清淨功德眾集，必說如是斷一切疑微妙甚深菩薩藏法。」

爾時，世尊告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我於處處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令勤修學。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所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能遠達諸法實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微妙甚深實不可說。今隨汝等所知境界世俗文句，方便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諸菩薩摩訶薩眾聞已方便精勤修學。」

「善勇猛！即色蘊非般若波羅蜜多，即受、想、行、識蘊亦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色蘊非般若波羅蜜多，離受、想、行、識蘊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色蘊彼岸非即色蘊，受、想、行、識蘊彼岸亦非即受、想、行、識蘊。如色蘊彼岸，色蘊亦爾；如受、想、行、識蘊彼岸，受、想、行、識蘊亦爾。善勇猛！此中色蘊彼岸非即色蘊者，說色蘊離繫；受、想、行、識蘊彼岸亦非即受、想、行、識蘊者，說受、想、行、識蘊離繫。如色蘊彼岸，色蘊亦爾者，說色蘊自性如是，即說色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受、想、行、識蘊彼岸，

受、想、行、識蘊亦爾者，說受、想、行、識蘊自性如是，即說受、想、行、識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色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如受、想、行、識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善勇猛！即眼處非般若波羅蜜多，即耳、鼻、舌、身、意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離眼處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耳、鼻、舌、身、意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眼處彼岸非即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處。如眼處彼岸，眼處亦爾；如耳、鼻、舌、身、意處彼岸，耳、鼻、舌、身、意處亦爾。善勇猛！此中眼處彼岸非即眼處者，說眼處離繫；耳、鼻、舌、身、意處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處者，說耳、鼻、舌、身、意處離繫。如眼處彼岸，眼處亦爾者，說眼處自性如是，即說眼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耳、鼻、舌、身、意處彼岸，耳、鼻、舌、身、意處亦爾者，說耳、鼻、舌、身、意處自性如是，即說耳、鼻、舌、身、意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眼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如耳、鼻、舌、身、意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善勇猛！即色處非般若波羅蜜多，即聲、香、味、觸、法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色處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聲、香、味、觸、法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色處彼岸非即色處，聲、香、味、觸、法處彼岸亦非即聲、香、味、觸、法處。如色處彼岸，色處亦爾；如聲、香、味、觸、法處彼岸，聲、香、味、觸、法處亦爾。善勇猛！此中色處彼岸非即色處者，說色處離繫；聲、香、味、觸、法處彼岸亦非即聲、香、味、觸、法處者，說聲、香、味、觸、法處離繫。如色處彼岸，色處亦爾者，說色處自性如是，即說色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聲、香、味、觸、法處彼岸，聲、香、味、觸、法處亦爾者，說聲、香、味、觸、法處自性如是，即說聲、香、味、觸、法處

法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色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如聲、香、味、觸、法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善勇猛！即眼界非般若波羅蜜多，即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離眼界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眼界彼岸非即眼界，耳、鼻、舌、身、意界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界。如眼界彼岸，眼界亦爾；如耳、鼻、舌、身、意界彼岸，耳、鼻、舌、身、意界亦爾。善勇猛！此中眼界彼岸非即眼界者，說眼界離繫；耳、鼻、舌、身、意界彼岸非即耳、鼻、舌、身、意界者，說耳、鼻、舌、身、意界離繫。如眼界彼岸，眼界亦爾者，說眼界自性如是，即說眼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耳、鼻、舌、身、意界彼岸，耳、鼻、舌、身、意界亦爾者，說耳、鼻、舌、身、意界自性如是，即說耳、鼻、舌、身、意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眼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如耳、鼻、舌、身、意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善勇猛！即色界非般若波羅蜜多，即聲、香、味、觸、法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色界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聲、香、味、觸、法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色界彼岸非即色界，聲、香、味、觸、法界彼岸亦非即聲、香、味、觸、法界。如色界彼岸，色界亦爾；如聲、香、味、觸、法界彼岸，聲、香、味、觸、法界亦爾。善勇猛！此中色界彼岸非即色界者，說色界離繫；聲、香、味、觸、法界彼岸非即聲、香、味、觸、法界者，說聲、香、味、觸、法界離繫。如色界彼岸，色界亦爾者，說色界自性如是，即說色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聲、香、味、觸、法界彼岸，聲、香、味、觸、法界亦爾者，說聲、香、味、觸、法界自性如是，即說聲、香、味、觸、法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色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

羅蜜多亦復如是；如聲、香、味、觸、法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善勇猛！即眼識界非般若波羅蜜多即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離眼識界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眼識界彼岸非即眼識界，耳、鼻、舌、身、意識界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識界。如眼識界彼岸，眼識界亦爾；如耳、鼻、舌、身、意識界彼岸，耳、鼻、舌、身、意識界亦爾。善勇猛！此中眼識界彼岸非即眼識界者，說眼識界離繫；耳、鼻、舌、身、意識界彼岸非即耳、鼻、舌、身、意識界者，說耳、鼻、舌、身、意識界離繫。如眼識界彼岸，眼識界亦爾者，說眼識界自性如是，即說眼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耳、鼻、舌、身、意識界亦爾者，說耳、鼻、舌、身、意識界自性如是，即說耳、鼻、舌、身、意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眼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如耳、鼻、舌、身、意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善勇猛！即一切法非般若波羅蜜多，離一切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猛！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如一切法彼岸，一切法亦爾。善勇猛！此中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者，說一切法離繫；如一切法彼岸，一切法亦爾者，說一切法自性如是，即說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復次，善勇猛！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依色蘊，亦不依受、想、行、識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依眼處，亦不依耳、鼻、舌、身、意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依色處，亦不依聲、香、味、觸、法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依眼界，亦不依耳、鼻、舌、身、意界；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依色界，亦不依聲、香、味、觸、法界；如是般若

波羅蜜多，不依眼識界，亦不依耳、鼻、舌、身、意識界。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依。

「復次，善勇猛！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色蘊內，不在色蘊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亦不在受、想、行、識蘊內，不在受、想、行、識蘊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眼處內，不在眼處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亦不在耳、鼻、舌、身、意處內，不在耳、鼻、舌、身、意處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色處內，不在色處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亦不在聲、香、味、觸、法處內，不在聲、香、味、觸、法處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眼界內，不在眼界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亦不在耳、鼻、舌、身、意界內，不在耳、鼻、舌、身、意界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色界內，不在色界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亦不在聲、香、味、觸、法界內，不在聲、香、味、觸、法界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眼識界內，不在眼識界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亦不在耳、鼻、舌、身、意識界內，不在耳、鼻、舌、身、意識界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一切法內，不在一切法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

「復次，善勇猛！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色蘊非相應非不相應，與受、想、行、識蘊亦非相應非不相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眼處非相應非不相應，與耳、鼻、舌、身、意處亦非相應非不相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色處非相應非不相應，與聲、香、味、觸、法處亦非相應非不相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眼界非相應非不相應，與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相應非不相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色界非相應非不相應，與聲、香、味、觸、法界亦非相應非不相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眼識界非相應非不相應，與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相應非不相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一切法非相應非不相應。

「復次，善勇猛！色蘊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受、想、行、識蘊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耳、鼻、舌、身、意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聲、香、味、觸、法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界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耳、鼻、舌、身、意界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界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聲、香、味、觸、法界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識界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耳、鼻、舌、身、意識界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者離色蘊性，所以者何？非色蘊中有色蘊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受、想、行、識蘊者離受、想、行、識蘊性，所以者何？非受、想、行、識蘊中有受、想、行、識蘊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處者離眼處性，所以者何？非眼處中有眼處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耳、鼻、舌、身、意處者離耳、鼻、舌、身、意處性，所以者何？非耳、鼻、舌、身、意處中有耳、鼻、舌、身、意處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處者離色處性，所以者何？非色處中有色處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聲、香、味、觸、法處者離聲、香、味、觸、法處性，所以者何？非聲、香、味、觸、法處中有聲、香、味、觸、法處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界者離眼界性，所以者何？非眼界中有眼界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耳、鼻、舌、身、意界

者離耳、鼻、舌、身、意界性，所以者何？非耳、鼻、舌、身、意界中有耳、鼻、舌、身、意界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界者離色界性，所以者何？非色界中有色界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聲、香、味、觸、法界者離聲、香、味、觸、法界性，所以者何？非聲、香、味、觸、法界中有聲、香、味、觸、法界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識界者離眼識界性，所以者何？非眼識界中有眼識界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耳、鼻、舌、身、意識界者離耳、鼻、舌、身、意識界性，所以者何？非耳、鼻、舌、身、意識界中有耳、鼻、舌、身、意識界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者離一切法性，所以者何？非一切法中有一切法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自性離色蘊，受、想、行、識蘊自性離受、想、行、識蘊；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處自性離眼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離耳、鼻、舌、身、意處；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處自性離色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離聲、香、味、觸、法處；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界自性離眼界，耳、鼻、舌、身、意界自性離耳、鼻、舌、身、意界；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界自性離色界，聲、香、味、觸、法界自性離聲、香、味、觸、法界；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識界自性離眼識界，耳、鼻、舌、身、意識界自性離耳、鼻、舌、身、意識界；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自性離一切法，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無色蘊自性，受、想、行、識蘊無受、想、行、識蘊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處無眼處自性，耳、鼻、舌、身、意處無耳、鼻、舌、身、意處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處無色處自性，聲、香、味、觸、法處無聲、香、味、觸、法處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界無眼界自性，耳、

鼻、舌、身、意界無耳、鼻、舌、身、意界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色界無色界自性，聲、香、味、觸、法界無聲、香、味、觸、法界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眼識界無眼識界自性，耳、鼻、舌、身、意識界無耳、鼻、舌、身、意識界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無一切法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第十六般若波羅蜜多分之三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色蘊所行，受、想、行、識蘊亦非受、想、行、識蘊所行。善勇猛！色蘊非色蘊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色蘊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受、想、行、識蘊亦非受、想、行、識蘊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受、想、行、識蘊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眼處所行，耳、鼻、舌、身、意處亦非耳、鼻、舌、身、意處所行。善勇猛！眼處非眼處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眼處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耳、鼻、舌、身、意處亦非耳、鼻、舌、身、意處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耳、鼻、舌、身、意處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色處所行，聲、香、味、觸、法處亦非聲、香、味、觸、法處所行。善勇猛！色處非色處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色處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聲、香、味、觸、法處亦

非聲、香、味、觸、法處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聲、香、味、觸、法處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眼界所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耳、鼻、舌、身、意界所行。善勇猛！眼界非眼界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眼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耳、鼻、舌、身、意界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耳、鼻、舌、身、意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色界所行，聲、香、味、觸、法界亦非聲、香、味、觸、法界所行。善勇猛！色界非色界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色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聲、香、味、觸、法界亦非聲、香、味、觸、法界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聲、香、味、觸、法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眼識界所行，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耳、鼻、舌、身、意識界所行。善勇猛！眼識界非眼識界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眼識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耳、鼻、舌、身、意識界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耳、鼻、舌、身、意識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善勇猛！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故無知無見，若於一切法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不捨色蘊自性，受、想、行、識蘊亦不捨受、想、行、識蘊自性，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不捨眼處自性，耳、鼻、舌、身、意處亦不捨耳、鼻、舌、身、意處自性，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不捨色處自性，聲、香、味、觸、法處亦不捨聲、香、味、觸、法處自性，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不捨眼界自性，耳、鼻、舌、身、意界亦不捨耳、鼻、舌、身、意界自性，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不捨色界自性，聲、香、味、觸、法界亦不捨聲、香、味、觸、法界自性，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不捨眼識界自性，耳、鼻、舌、身、意識界亦不捨耳、鼻、舌、身、意識界自性，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不捨一切法自性，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與色蘊非合非離，受、想、行、識蘊與受、想、行、識蘊亦非合非離。如是色蘊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受、想、行、識蘊亦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與眼處非合非離，耳、鼻、舌、身、意處與耳、鼻、舌、身、意處亦非合非離。如是眼處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處亦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與色處非合非離，聲、香、味、觸、法處與聲、香、味、觸、法處亦非合非離。如是色處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聲、香、味、觸、法處亦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與眼界非合非離，耳、鼻、舌、身、意界與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合非離。如是眼界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與色界非合非離，聲、香、味、觸、法界與聲、香、味、觸、法界亦非合非離。如是色界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聲、香、味、觸、法界亦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與眼識界非合非離，耳、鼻、舌、身、意識界與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合非離。如是眼識界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合非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與一切法非合非離。如是一切法非合非離，是

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減非增，受、想、行、識蘊亦非減非增。如是色蘊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受、想、行、識蘊亦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減非增，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減非增。如是眼處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減非增，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減非增。如是色處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減非增，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減非增。如是眼界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減非增，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減非增。如是色界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減非增，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減非增。如是眼識界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減非增。如是一切法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染非淨，受、想、行、識蘊亦非染非淨。如是色蘊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受、想、行、識蘊亦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染非淨，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染非淨。如是眼處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染非淨，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染非淨。如是色處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染非淨，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染非淨。如是眼界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染非淨，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染非淨。如是色界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染非淨，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染非淨。如是眼識界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染非淨。如是一切法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受、想、行、識蘊亦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五蘊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內六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外六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內六界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聲、香、味、觸、法界

亦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外六界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六識界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一切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移轉非趣入，受、想、行、識蘊亦非移轉非趣入。如是五蘊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移轉非趣入，耳、鼻、舌、身、意處亦非移轉非趣入。如是內六處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移轉非趣入，聲、香、味、觸、法處亦非移轉非趣入。如是外六處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移轉非趣入，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移轉非趣入。如是內六界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移轉非趣入，聲、香、味、觸、法界亦非移轉非趣入。如是外六界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移轉非趣入，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移轉非趣入。如是六識界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移轉非趣入。如是一切法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繫非離繫，受、想、行、識蘊亦非繫、非離繫。如是五蘊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繫非離繫，耳、鼻、舌、身、意處亦非繫、非離繫。如是內六處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繫非離繫，聲、香、味、觸、法處亦非繫、非離繫。如是外六處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繫非離繫，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繫、非離繫。如是內六界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繫非離繫，聲、香、味、觸、法界亦非繫、非離繫。如是外六界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繫非離繫，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繫非離繫。如是六識界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繫非離繫。如是一切法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死非生，受、想、行、識蘊亦非死非生。如是五蘊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死非生，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死非生。如是內六處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死非生，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死非生。如是外六處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死非生，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死非生。如是內六界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死非生，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死非生。如是外六界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死非生，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死非生。如是六識界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死非生。如是一切法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生非死，受、想、行、識蘊亦非生非死。如是五蘊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生非死，耳、鼻、舌、身、意處亦非生非死。如是內六處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生非死，聲、香、味、觸、法處亦非生非死。

如是外六處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生非死，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生非死。如是內六界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生非死，聲、香、味、觸、法界亦非生非死。如是外六界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生非死，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生非死。如是六識界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生非死。如是一切法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受、想、行、識蘊亦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五蘊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內六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外六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流轉、非有流轉法，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內六界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流轉、非有流轉法，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外六界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流轉、非有流轉法，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六識界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一切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盡、非有盡法，受、想、行、識蘊亦非盡、非有盡法。如是五蘊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盡、非有盡法，耳、鼻、舌、身、意處亦非盡、非有盡法。如是內六處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盡、非有盡法，聲、香、味、觸、法處亦非盡、非有盡法。如是外六處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盡、非有盡法，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盡、非有盡法。如是內六界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盡、非有盡法，聲、香、味、觸、法界亦非盡、非有盡法。如是外六界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盡、非有盡法，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盡、非有盡法。如是六識界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盡、非有盡法。如是一切法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受、想、行、識蘊亦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五蘊非有集法、非有滅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內六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外六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有集法、非有滅法，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內六界非有集法、非有滅法，是謂般若波

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有集法、非有滅法，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外六界非有集法、非有滅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有集法、非有滅法，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六識界非有集法、非有滅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一切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受、想、行、識蘊亦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五蘊非有起法、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內六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外六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有起法、非有盡法，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內六界非有起法、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有起法、非有盡法，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外六界非有起法、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有起法、非有盡法，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六識界非有起法、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一切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受、想、行、識蘊亦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五蘊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內六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外六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內六界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外六界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六識界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一切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受、想、行、識蘊亦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五蘊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

淨，耳、鼻、舌、身、意處亦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內六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聲、香、味、觸、法處亦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外六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內六界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聲、香、味、觸、法界亦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外六界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六識界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受、想、行、識蘊亦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五蘊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內六處

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外六處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內六界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外六界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六識界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一切法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受、想、行、識蘊亦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如是五蘊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耳、鼻、舌、身、意處亦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如是內六處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聲、香、味、觸、法處亦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如是外六處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耳、鼻、舌、身、意界亦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如是內六界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聲、香、味、觸、法界亦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如是外六界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如是六識界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知、見者。如是一切法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

者，非知、見者，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受、想、行、識蘊亦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五蘊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耳、鼻、舌、身、意處亦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內六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聲、香、味、觸、法處亦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外六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內六界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聲、香、味、觸、法界亦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外六界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六識界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一切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受、想、行、識蘊亦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如是五蘊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耳、鼻、舌、身、意處亦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如是內六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聲、香、味、觸、法處亦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如是外六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如是內六界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聲、香、味、觸、法界亦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如是外六界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如是六識界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如是一切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勇猛！色蘊非善、非非善，受、想、行、識蘊亦非善、非非善。如是五蘊非善、非非善，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處非善、非非善，耳、鼻、舌、身、意處亦非善、非非善。如是內六處非善、非非善，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處非善、非非善，聲、香、味、觸、法處亦非善、非非善。如是外六處非善、非非善，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界非善、非非善，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善、非非善。如是內六界非善、非非善，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色界非善、非非善，聲、香、味、觸、法界亦非善、非非善。如是外六界非善、非非善，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眼識界非善、非非善，耳、鼻、舌、身、意識界亦非善、非非善。如是六識界非善、非非善，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一切法非善、非非善。如是一切法非善、非非善，是

謂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五